

邑令古吳社酒

耆紀

前之各志既已分門類纂而邑中軼事遺言時亦多有互異
宜加辨正者傳訛之說不根之談更自不一而足烏容以任
之况幸際重熙累洽之朝曠典殊恩數逢下逮尤當鄭重
特書以恭紀其盛顧其事之無類可編者既不忍聽其闕畧
即有門可入者亦恐或失之冗繁爰仿諸郡邑志例彙成一
快附之於後以當拾遺別錄云

山海經云湯山湯水出焉湯水愈病為天下最按即邑之溫泉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耆紀

是也唐初改縣為溫州取名以此

境內相傳有夫子岩已辨明於古蹟註中及關那臺志亦載之
又唐山志內亦有孔岡謂夫子周流停車於此昔蘇子瞻云公
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昌黎尚然况以孔
子之大聖哉顧神無所不在而跡則有至有不至史記孔子既
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
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止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此則孔子固
未渡河曷由適趙那襄柏人之問聖人之車轍馬跡初未嘗至
豈也明甚而諸邑多紀其蹟者要亦莫過祖豆之恩所寄則豈

耆紀

舊志載流寓五人者時內以蘇秦爲最著者明爲用柱
下史今謂湯居於沙茫無據其妄因不待辨而知俗人競傳
舟子有遺疾曾浴溫泉廣鄆之成邑且有餘牛墓廬門茅氏作
洞室記設蘇秦子海而夫子與說則史記孔子臨河而返以爲
未嘗至趙明證國與舟子死於鄆非死於洛况朱子浴乎沂註
云沂水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是凡屬溫泉皆可療疾
伯牛旣抱沉疴不應舍近而求遠則可知謂浴於沙之溫泉亦
蘇後人之傳會矣又史記張儀列傳蘇秦相趙儀往謁秦拒不
見已而見之坐之堂下以折辱之因激之使西說秦而陰資以
車馬金幣云云按此則必在都邑將第之中而非山野郊原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此

外明矣今所通蘇秦嘗寓之處乃在荒山僻野間不亦姓乎是
舊本有燕人耳未必非此傳說已詳註古蹟蘇秦亭下至實建
德者隔大業末曾據邢洛諸州是當日之沙河境十尺寸孰非
其有謂之寓已乖甚加以流更謬極矣若宋之楊世核其本在
絕無於沙用兵之事即王舜作亂宋史中亦未載不知出自何
書姑俟再考熊繼使帥師於此大將統軍駐屯澤陽夫豈諷然
寄跡者之可比耶又唐代有楊善中書二合兼是官者率以合
公稱之如汾陽之楊鄆合公是已然王善爲尚書合考秦王與
劉黑闥戰於沙治開塔廟碑碑文有善王集又有大小
倉門皆云善王體體碑文於此則善王合公均善矣安知不

指秦王而必謂指楊業耶卽或此係楊業非秦王而秦王之歸師於此猶之業也亦當入秦王於流寓矣又何自秦其刻而不之及耶如舊志者吳所謂輾轉抵牾者也

寰宇記又謂沙河有蘇秦亭蘇說秦人請貨黃金百鎰黑貂之裘卽此地也今有亭存按秦爲東周洛陽人初入趙趙相李兌忌其才不用而厚贈之乃入秦說秦惠王不用遂約六國從黃全黑貂皆李兌之所贈也沙故趙地秦至趙或暫羈此未可知是說較舊志激張儀云云似稍近理畿輔通志亦採此然要不得竟謂之流寓

舊志古蹟中載有三教堂倉門令公洞及可坐軒四條按三教堂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三

堂久爲功令所禁業經撤毀自當不復存而倉門之事已詳大小倉門山類無庸復列故令公洞其地屬在武安境壤闖入亦殊爲多事至可坐軒則註在西察院中并云已廢夫地以人重亦以事傳既不詳創建之人復不著可紀之事且已蕩然化爲異物而歸於無何有之鄉則亦真草木榮華之飄風飛鳥好音之過耳等焉爾已又安所取義而載之故概從芟蕪

後漢書靈帝本紀中平二年正月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所在寇鈔通鑑綱目中平二年二月黑山賊褚燕降自張角之亂劫在盜賊蓋起一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劫掠襄陽至首陽山賊河北討受其害朝廷不能討燕

乃遣使乞降遂拜燕王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集覽
黑山在內邱縣之山谷一統志謂黑山在沙河縣西北四十里
通鑑綱目註兩引之今攷內邱縣志載有黑山在青山村諸說
燕曾城此云云而沙邑黑山飛燕寧蹟則無攷証則應以集覽
為是一統志不足據也

沙邑舊有鐵冶司前志註云在秦陽城瓦礫口山下註云漢魏
時舊鐵冶地今考秦陽城口兩說並不差鐵夫物產固有燕於
前而繼於後者亦有應於昔而蹤於今者因時消長物理之常
當不徇一鐵為然爾

唐太宗為秦王時高祖武德二年八月置建德陷邢州時秦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四

方巡畿縣未歷行間是冬則北討劉武周於并明秋則東討
世充於洛初未與建德相持迨建德後世充乃敗而執之於虎
牢之東事固在河南與沙風馬牛不相及也厥後劉黑闥收是
德之餘燼蹀躞於山東河朔之間秦王乃率師東下始破之
邢州繼潰之於洛水當是時必有與黑闥相尋轉戰於沙河之
境壞者而前此之人味焉不察牛口峪插旗關鎗門諸蹟似無
以建德當之過矣

縣治西北隅有寺名梵愛即所謂西天寺者也寺中古柏數株
內一株上有乳紋糾結俗人謂之鳳凰窩知傳寺建於唐建寺
後竟却已有此樹矣

為千百年物無幾此真顏魯公三絕碑真沙河兩大古蹟也詩
工部古柏行云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幹如鐵縑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夫蜀漢距唐大歷時不過五百餘年
而詩之形容盡致已如此况今此柏其歷年更不止是哉惜世
無少陵不得佳句以品題之仰瞻喬木令人望古遙集已
城南十里許土人名其地曰小黃梁相傳呂祖嘗過此考古輿
地自溇沱而南皆謂邯鄲觀漢王知偕號邯鄲今其地在柏鄉
北二十里則此地之為邯鄲無疑舊志云爾余謂其說良然第
謂枕盧生原屬鄴侯寓言非必真有其事若欲借以實黃梁一
夢則因而鑿矣

沙河縣志

卷之末 會紀

五

宋時廣邑魏廷式省志註沙河人明時沙邑朱裳省志註廣宗
人府志兩存其說今考廣宗志有廷式傳而沙志內並未一列
其名沙河志有裳傳而廣志內亦絕未嘗載入是則宜據兩縣
志以正之可矣何必又牽省志而轉滋後人之惑乎更可詫者
朱裳傳內巡按王瓚卿之奪其官輿論不平數語刪削繆戾蓋
舊志本傳巡按王瓚聖人卿之奪其官輿論不平是本指重人
奪王巡按之官而言也今如府志所云竟是以王瓚奪裳官矣又
職官內鄭懋洵條南和縣令按南邑志云懋洵性簡兀見誌同
僚為沙河知縣本縣典史所中今乃列入沙河職官內並註曰
廣和調任沙邑絕無考語不竟竟以懋洵耶至沙河知縣條內

由廣平調任則略而不書任環由廣平調任則謊為廣平示
失之小焉者非好指擴前賢誠以志乃徵信之書如府志云云
則誣古人而誤後生所關非細故不得已而識此以存其真而
目讀者諒諸

正德六年霸州賊劉六劉七等橫行畿甸分道為寇沙河東
諸村落多被剽掠

參明紀輯
畧及舊志

縣署之西有一井前明方棠陵宰邑時勒石其上題曰萊根泉
蓋歷敘生平所過之泉若里居京邸以及道途仕宦之所靡不
飲而樂之而尤深喜茲泉之遇因系之以銘或疑泉與井似宜
有分如方所稱舉者大率閭閻日用之井即署西一泓亦不過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六

以供尋常編汲何侈以泉為余謂此特借泉以自寓耳試觀其
銘曰維蒸根之苦惟泉之清是為為吏之經是用酌之惟日兢
兢而旁復鐫一聯云寒泉清見底老萊綠盈畦讀此不惟情見
乎辭且不啻三致意焉真不然棠陵豈不知井與泉之別昔况
季井冽寒泉則即以泉命井亦無不可

歸震川先生知順德時致書沙河王令云過縣重場多謝治內
有石碑頌命工場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
擾公私切勿見討也嘗學錢塘徐少宗伯按臨順郡嘗索詩書
於余殆猶斯意

高平原采公神道碑云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奉遺約歸

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今按塋內止公一塚其坑
別無可考惟有唐贈邢州刺史宋府君一碣乃譜牒散亡不詳
其爲公之何世祖卽范致君所謂墓之東有碑爲居民斧而剝
之者是也前已令孔君令人其於心墓前余以其位置非所
欲仍移之他處至太尉鄉名別無餘村氓卽邑中之紳士亦
然莫之識久矣

捲連店村外有廟一所廟後有一塚云赫山龍神尸解墓此考
其所由則相傳有漢西南鄉人趙京謁選先少宿邯鄲遂旅
人歸忤其姑其人憾之竊殺僕曰我若爲神必殛此婦明且起
行至過之於連店忽暴風作其時宮殿大作不孝婦爲雷擊死

沙河縣志

卷之六

尸落赫山下土人因以神之靈爲靈於此且立廟祀文簡令
談九乾祈雨文內有赫山龍神扶乩曰善然何名尚恕受魏之
賜爲獨忠將軍云云按此暴死遠聞者如卽扶乩自書姓氏之
人則曹魏都許元魏都許東亞魏都洛陽都長安自陝而往皆
無庸取道沙河若謂係前朝謁選北平過此則又與受魏之賜
不相符合且赫山神祠在元時卽已勅建廟內碑文班班可考
奚得謂明時謁選之人始作崇宮祠主耶此又大謬不通之論
總之行人猝斃於途途歸被訟於羅靈要亦一時之會逢其
造術者非必相蒙也而庸焉俗目不識道理不達古今從喜新
奇而好怪誕者所爲會所爲說且自書之語亦近荒忽不

山神廟內有淨瓶二凡祈雨者置之神前用紙捻插瓶口
焚香取視就濕之短長驗雨之多寡俗人其神奇其事細察之
乃係廟僧先用水滌瓶瓶中尚餘水氣故紙捻得有潮暈耳
可供一餐狡黠之徒簸弄愚民又大率類此

崇禎三年流賊李自成等勢日張臨洛警急盧公象昇為文名
道提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又禦賊於沙河之册井皆破之

忠義
別傳

五年除夕山西大寇流入邢臺明年春抄賊繇邢入沙井內
永年邯鄲諸縣漸被劫掠賊多服婦人衣面傅朱墨官軍望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警紀

八

輒馬逸不能止多敗歸盧公象昇聞我兵屢却親赴內邱約總
兵梁甫井陘道寇從化夾擊之五月三日盧公與賊戰明日又
戰賊連敗走還山西越數日遊擊董維坤被圍冷水村盧公分
兵往援別設伏石城南賊遇伏大敗又邀擊之於青龍岡賊
武安地非盧公所轄馳往擊之復大破之於摩天嶺斬其魁十
一人殺其黨無算收還被掠男婦二萬餘泊是沙河及隣近諸
邑之民安堵者數款

參明紀及順
德永年諸志

鄉紳率衆至盧忠烈廟官畿南惠施三郡生之習家設一壇
禮樂發獻於鉅鹿之賈莊鄉民合謀除地為祠歲時伏臘
祀事分少長男女皆流涕甚有痛其亡至發狂疾死者

公祠嘗毀於是時地之廢久矣

十一年 本朝大兵收真定順德諸府圍沙河尋城隍廟
城與於難 自生員王翰等數人

十三年兵荒游臻土寇蜂起畿南諸郡邑悉罹其毒而沙為尤
甚村墟山谷間遺踪蹟者殆無處所

甲申之春流寇遣偽官劉祚違者來莅沙河劉故山西諸生時
寇焰孔熾先聲奪人邑中久經兵火荒疫人皆惴惴偷生是幸

莫敢伊何真有勢若倒懸者迨至五月中 大清定鼎偽令始
泯焉漸滅而沙邑生民乃得重遊化日光天之下已

北塚村有古墓誌蓋上書楊君墓誌旁刻乾隆後一十七百年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此 九

為張安所發發者滅門今石見存古廟前而楊君不可考按此
為祖猶者流懼奕世之或掘其塚故為此先發制人之術以伺

窺後人耳不然使果有前知之明亦必遭發掘而後顯如古來
所傳讖文鈐記皆驗之於既事未有先暴之於外者也故觀於

冢之無恙石之現存而其謫益信
郡城清風樓面南門自樓下折而西為順德府署崇禎年間知

府湯一甚塞而弗由府門關且南向離出入時有一術士言此
不可開開則科日宜沙河不宜邪蓋從此前後數科邪惡竟

無登賢書者而沙有甲乙榜味其真且並言不特於邪不利
且連其後者亦有河於小港之出瑞來開劫果波於河其

者皆誌閩慶賢賜宴暢春國中儀 命魏王勳灌各給緡衣一
綳前書皇恩浩蕩後書高節無疆又賜金賜銀 大語溫溫學
問寵賚登稠時沙邑耆民沐 恩榮者五人曰侯公亞王者朋
申文祥李祐楊壽春夫野老村農得以登封效嵩祝而且錫
以南金酌之大斗傳餐既贖欲續加溫異葉殊恩誠千秋之曠
典不世之奇逢也謹錄簡編用垂奕復以昭開闢以來絕無僅
有之盛

前令四川趙君銘者於雍正年間莅此曾奉文督修縣志而未
果因購其舊本於禮曹得故紙一堆率散亂蕪雜不成篇章惟
中有抄錄一紙云大周故邢州龍岡縣孔君墓誌銘并序君諱

沙河縣志

卷之五 晉紀

二

漢字承貞魯國至也遷封襲爵居此郡焉曾祖華字德饒唐明
請大夫襄國郡開國侯祖處信唐朝議部岷州當夷縣令父知
軍唐貞州參軍事上騎都尉君幼挺英明早標知思雄心蘊饒
壯氣陵雲貴一諾而賤百金輕載區而重遊俠春秋三十有二
終於私第嗚呼哀哉池臺閨寂門館荒涼平生之且匹 宿
昔之琴樽永絕家兄神泉觀主承先遺枝義重其氣情深夏卜
新塋便離舊穴為娶瀘州都督蔣傑長息內邱主簿福之第二
女以今大周長安三歲十一區十 日合窆於沙河城北二里
原禮也乃遷秦漢手易陵谷買遷歎且規之亦遊曠貞石兮
斯銘其詞曰漢君之賢澤後光前遊俠而縱壯氣自然去茲餘

曰是夜幽泉深澗虛澄心則清矣
楷學義士永處長更寶
楷學變容世善生松汗爲楷楷楷曰楷楷文憲開 莫敢空窺何
時兮復明 其一 後又有小楷楷行曰大清康熙五十二年歲次
癸巳十二月二日接文內止觀四字其中國生學嵐四且康日牛字
體略如古篆文乃武后則天時所製考之即國人年嵐月風載
日互九字也夫武學楷號距今已千載孔君之名雖不甚著於
世然得其遺塚而封守之亦後人之分之所宜况當時率多能
書之輩如梁府君李文碑之屬筆法多雅秀亦僞周時流傳至
今者使是碑而在縱未足方駕魯公神道碑要不可謂非沙河
一真古蹟也乃再四訪求不惟塚墓久湮不可復識即石刻亦

沙河縣志

卷之末 書記

士

杳無覓處矣獨是紙尾所書大清康熙五十二年云云若明
係於是時乃得之而識以賦月者何爲周至我 朝歷三百年而
尚在康熙癸巳至今日不過四十餘年而竟不知其處於耶
之邑無績學好古之士於事之鄙俚可笑說之荒忽不根老
爭傳而樂道之至如前代英賢真正遺蹟則不知鄭重珍護而
任其磨滅蓋不知凡幾矣寧獨區區此墓石也哉因爲感喟者
久之

赫山之矣不里許一峰巖立而巖上巖下巖洞狀如人之
形造相類乃訪之士入則釋朝之踪是山巖巖不熱巖巖以
巖書志雜冠山巖書巖九十里此巖巖山巖書云百里巖巖不

其形亦處平不顯... 磬山聳出於眾山中... 氏之宮所用之鐘磬形如... 磬玉磬之屬皆如入字... 按隋書地理志沙河縣... 邑必表其高山大川以... 此則支隴東行突起崗... 此以東坡嶺起伏相啣... 歷高村下鄭而平皆從... 廣而察形規勢其為磬... 沙河縣志

卷之末 音紀

三

八音耳賤目... 識者殊可異也... 按邑西南... 向者運獨虛... 口是亦... 之... 存... 尚... 只... 明... 那... 特... 較... 縣... 乃... 小... 西... 天... 雨... 山... 南... 杜... 祠... 聖... 中... 有... 白... 一...

那... 特... 較... 縣... 乃... 小... 西... 天... 雨... 山... 南... 杜... 祠... 聖... 中... 有... 白... 一...

道越峻類... 呼爲玉路

邑之王母山在城西南四十五里界此武安縣... 疑已詳輿地志內及關武安志亦有山名皇母者... 四十五里以地形里數揆之... 太祖西下河東皇母隨之... 屬附會猶不若沙之所謂王母荒唐也... 不涸云云則未免失之離矣... 處第考近沙郡邑別無類皇母者... 相距四寸餘里乃武志竟以關入...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番紀

五

鳳皇山者舊志註縣西北四十里余循其境遍求之... 土人云馮村白龍山即連一小為鳳... 道里方隅不合未敢次及林兒郵致所摘錄... 鳳皇山在縣西四十里相近有龜山乃始灼然無疑於土人之... 言久之又有以潞河之南鳳皇山名者亦存而識之一境之中... 山名相類者往往多南而前志所載則似馮村之山為近... 旁列龜山此固其天然証佐也

寰宇記謂湯山上有石室... 然兩志則謂在... 一口矣今

入室者應即指此至湯山之上雖有一山如穴深巖峻者方廣不及數尺且上銳即因石罅不類舍宇視廣陽諸洞之整齊迥異殊不稱所謂即詢俗稱固嘗從舊志爾

赫山龍神祠迤南一帶巉岬之上有花絕類牡丹土人謂之山丹花亦曰金蓮每於春杪夏初時滿山舒放燦若雲霞爛如綺繡可望而不可攀亦溪岩窮谷中一奇觀異致

日祀龍神裴徂度口中察赫山之形乃合兩山爲一山者其龍潭之淵即兩山交接處故龍湫之旁勢原分劈祠正遠居其中持前之山巖又仍回合是以令人目眩而不覺耳因並悟當日命名其上其象形取義必從兩赤字生來而彭家腦陳家腦

沙河縣志

卷之末

音紀

五

即其西北二頂地裏家子山之有二者謂之天乙太乙此其是也其山勢枕西北而向東南登陟徑途當自馬峪而上焉正從乎度口者乃屬旁徑時並解而旁焚故多從便耳

曹家峯者居民數十家方不三里那塗之村落也而坐落寔在沙河境內縣境西北一帶郡之五中楊沈咽喉東堅固諸村雖皆與沙錯壤然要不過犬牙相制耳獨此地四面皆沙邑所轄東接紙方西毗湯山南倚孔庄北界赤崖而是村造宛在其中直如島嶼之孤懸海外其地饒有井泉可快灌溉附近四周沙土居民多汲飲於此且資其果蔬之利焉頗號山中腴壤不知唐日畫疆分土者何越境而隸之而邑殊不可道

大類口之外為邢邑臭水村亦名黑水其村墟周費不
乃東則沙河南則武安西則和順北則邢臺而黎城更即
西南觀爾一村寔屬五縣奏合三省交會之地殆亦域中
有者

說文云灑水出趙國東入滹按滹即沙河今邢水之東出而合
流於沙河者惟一紅河耳則紅河即古之灑水未可知惜近地
鮮藏書之家不能考而悉也

府志載沙河水利有小澧河發源於邢臺之大場村入縣境之
北九家莊等村匯歸沙河是以北九家村營治稻田一項二
十六畝四分六釐北祖村營治稻田一項三畝八分二釐一毫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耆紀

共

又洛河一道發源於北九家村而小澧河是以大村
營治稻田五十六畝五分一釐又趙村營治稻田一項一十八
畝三分此水發源於邢臺縣之北屋村由葫蘆套入縣境之趙
村流入沙河又徐王村營治稻田一項一十畝四分二釐此水
發源於邢臺縣之西泉村由泥溝關入縣境之徐王村歸於南
和縣之河頭村以上共營治稻田五項五畝五分一釐一毫始
於雍正五六年間因上流水盛故克興舉數年之後水涸復改
為渠云云以小考之沙邑地瘠土鬆雖得盛水而種稻究不甚
宜傳云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源不必以物性以就我也况水又
不常流乎且即阜田亦有必資乎水者故縣境東北一帶插

查迄今皆不無藉於數河之利以資灌溉特一營稻田則上流之水必用牖以司啟閉無論水勢微弱下流不能仰涸滴之計即當水泉旺盛之候亦止計為蓄積以供種植之用而諸村之田未有能分其餘潤矣故營治稻田斷不宜於沙邑者以

源發邢臺流經縣境而下入南和者有河二道相傳一為澧河一為狼溝河舊志止載狼溝而澧河未載顧舊志之所載者志謂之狼溝河土人則謂之小澧河舊志之所未載者土人又謂之狼溝河而澧河之名固不聞焉及考南和縣志則兩河名頗符於土人之言而與志不合但其稱始之年根凍之處暨命名取義之自誰亦旁稽互訂乃終多牽合未見劃然而邑中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記

志

於外兩河之端各有錢碑一考其文則又皆曰蘭溝未嘗有所謂澧河者其錯糾紛幾於莫可核而究因思蘭狼互異想由音近而訛夫事取有徵而物從其朔既有志與碑可考自宜以之為據矣焉為澧無可易者第兩河一名亦屬相混遂各加一字以別之曰西狼溝東狼溝庶名依於寔而亦不病其混淆真

矣至其邑有澧河之說土人有小澧之稱則物之名固不妨因

地殊而隨俗異聽之可也

按南和邑石誌云澧河乃百泉之下流至沙邑之河自邢臺大嶺起北趨入南和者今俗謂之小澧是即昔之東澧也因南和以狼為澧沙邑澧亦以狼為澧上流為小澧與此則兩河皆名曰狼溝不為臆說而澧河之無涉於沙邑亦愈明矣而對銀新狼溝與澧之分及所由

之故其說甚

縣境東北諸河列入輿地志者土田因變其利與弊今改曰狼
二發源於蘆葦盛長泉已涸淤故此河近日不獲能藉其灌溉
惟北俎村後有一小渠泉出本村西北自西而東徑約二里許
即入於東狼溝內此水源甚近而派亦不遠涓涓細流終歲不
竭一村之明哇頗攸賴之特以委輸之用不出一村落且亦無
事與修故從前言水利者皆不議及云

渠之自邢臺流入縣境者輿地志所註發源之處曰廠村葦地
曰蘆葦套曰七星河皆杜據其近而眾著者言耳若溯其淵源
所自寔多本於百泉其魏郭橋及兩狼溝之水則自山而下派
衍至邢之康莊廠里再入縣境其原既遠其流寢微消長

沙河縣志

卷之末

齊記

六

全視上游水泉之衰旺固非能自必也

此說得之田生曾龍定家本邑北俎村於其地

之水道源流點熱意

至諸渠可流悉南東透折而行歷交錯處則用橙槽

澆水彼此不相凌亂

葫蘆套以東至泥溝開諸河當澆水澆田之時各村各引用分
定刻畧抄忽皆不容少錯俗乃謂之鈔張鈔張云者蓋以鈔之
張數多寡計時之用水短長也其中上河一道沙邑居民一
之內僅供九日之需餘悉歸邢南二邑至張相河則屬屬
考澤縣之村各引水更少三四日而已考厥所由蓋自

高日道流之弊論

邑之沙河有二支其普通分水入永年者乃經縣界入襄和

於白縣達海西大至城南一道則合狼溝河流徑入南邑之辛
庄非從雞澤紆折而始抵南界也省志府志俱謂縣南之河亦
由廣平之雞澤至南和者殊誤惟怡賢親王水利疏內云沙河
源出山西遼州之湫水流至縣分為二支一流南和至任縣為
遷河一流永年北下雞澤至南和為乾河合洛河抵任縣治數
語原委瞭然最為簡核

照南沙河二支自古而然特近城一道與普通一道相去約百
十里許耳若其中間固一片皆沙非一帶盡河也舊志註沙河
自南沙堤鋪至南岸十里云云竟謂河寬十里矣不免誇張過
甚殊失其實至府志省志則俱謂沙河在城南五里亦屬偏而

沙河縣志

卷之末 會紀

先

不舉蓋離城五里當指經流舊河心鋪一道而言乃係由高村
店迤南而來之岔水似又漏却近城一道矣總之沙河二支近
城者為正流普通者為岔水正流歷來未嘗遷徙岔水則分流
之處今昔不無有異嘗考岔水之流向時從真莊北迤舊河心
鋪歷姚莊西以直趨普通之東雍正八年大水泛漲後則自真
莊西決下穿八里莊至毛莊南折歷普通之西以達于東乃始
歸故道而所謂城南五里舊河心鋪之河流惟大雨時行後偶
或復見若尋常發水絕無流行殆幾日就湮沒矣此邇日河流
大槩之情形也

按今志中有河患說一則附錄於此其說云城南有沙河一

縣因以名其由來久矣每夏秋之間過雨澇水自山西一帶
逐山而來勢猛浪翻黃沙上下奔騰淹歷田地傷折村墟爲害
甚烈往來行人到此失渡雖有置郵之速亦莫可如何附近久
鄉水手沿河伺候晝夜不息徒枉費舉之議有司者未嘗不關
夕皇皇乘水勢少衰紆工造橋築水利濟行人其寔成功難且
毀易屢有修葺屢被冲壞總因泛濫之水無渠道無涯岸勢不
可爲也河道之患未有如沙河若此之尤者

西山中澗谿如后河下河馬河安河之類不可悉數居人雖皆
名之曰河然大抵乾涸時多惟遇雨集斯澗澮一盈耳其有四
時常衍微流原委可溯者則不過兩三道一從下澗東南并二

沙河縣志

卷之末

三

澗發源由趙村之南白塔之北及白蠟村西歷台上河頭至新
章村東南先經武安之常順村再入永年縣界歸於治河一從
后凹發源由柳泉上下關歷天生村南下至河頭東南與白蠟
河匯合一從金紫村南發源名潏兒河亦曰浴兒歷黃磨山北
至河頭村南與天生河匯合此三澗者其流由新濱迤邐雖旱不
涸但地高泉下沙境土田毫不受其惠注之益蓋至武永兩界
界內壤地始平泉流亦盛乃能資其利云

邢臺山中有四大川舊志所稱水爲梅轉白岸是也沙石
之川大者亦有四迤邐二川一即紅河一爲度口亦即沙河之
上流至迤邐南二川一爲澗一爲澗會按柴關川起自澗

下經毛角峪頭過河家關出縣關至馬河崖明奔流數谷而
至鎮會黃南入武安界其鎮會關由北盆水而下置置是處川
及后井等村至鎮會東南而西經武安之石門但後置
一川從數道出至溫家壩頗有泉流無如所歷之處多石少土
鮮賴灌輸自此以下水即又隱消不見至川之在鎮會者除社
盆水外皆係乾流與柴關一帶必需大雨時行方漫流無際是
以山中之寺二川既不沐浴灌之利亦不罹沖決之患遂未列
入於輿地志

輿地志中石方類即俗所謂分水嶺也鎮分分水之處有四石方
乃第一處也其第二處則在迤東四里許此兩處之水皆歸涑

沙河縣志

卷之末

三

水洩而出柴關再東南寸餘里為第三處其水則注杜盆水又
后井東南為第四處

柴關接連
梅窩砦

其流由蘭莊以達鎮會按此四

鎮北為沙河南即武安皆係兩邑分界處所前人多未詳勘及

此據第一第二分水嶺兩處之水與柴關以涑台處
連涑道河之東其地俗名裡墩京舊有村落今廢

九遠志沙河縣有蘇村鎮鐵冶務金史地理志沙河縣鎮一蘇
陽舊志宋皇祐四年置鐵冶司於此有冶神祠記載藝文志內
按設官提舉在元時尚然至前明已無聞焉今則司與神祠皆
久廢莫得而考其處矣

蘇陽鎮產鐵冶備南二十里野有地名窩砦者亦產燭炭以佐
蘇陽之膏蘇砦在陽德治唐武宗燬之炭遂亦絕

法開錄
唐書

猶有存者
氣機之運無心而成又顯若有因而應者其造物之
工之不測也

村落中以店名者止四揆厥所由普通通稱連為南北諸省通衢
高村新城係那郡適山西捷徑沿路河庄非一惟此四控乃設
有逆旅以供往來行役之休息故獨名焉店云

高村以北洛陽以南運約十里有奇固屬通山西之徑路顧其
地係沙河岔水分流之所積砂適野四望絕無人煙炎天之臨
日空夜之狂風較甚他處雍正間澤州王公少農鈞即官銀錢
昆季過此惻然念之遂解橐捐貲於道之兩旁植樹八百餘株
曰是邑之慕義者復勸募樂輸之衆建菴一所于往來道中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地兼設有茶亭冬湯夏水施濟行人俾于役者得以解暑寒而
資蔭息均有當于仁人君子之用心已

談志極言狐皮之麻棉花絨織木色輸貢為邑之大累大抵以
胥役積習相沿上下衙門如疊疊重關層層需索無厭賴于書
端後先奏請改折歸入起運因以得行其患今者狐皮花絨織
已盡除惟本色芝麻絨仍另解二石有奇較前原額已減十之
八九為數固屬無多然即現在之所輸全以知當日賠累之甚
而嘆于公之為福吏民者誠甚大也

邑人資政學士陳公編宋史列傳具載籍錄甚明而其筆則在
歲安之新固足彰德府志遂以公為

考不亦未可知然稽考古人自應據依正史有不以爲
沙河人民而不得者亦第就遷在斯固因即闕入武安則宋文
貞之墓固亦在沙河也豈以窆塚在是遂謂宋非南和人耶
魏國公張忠宣文謙功業偉然炳於史策洵推沙河人物之冠
讀元史本傳當日劉太尉秉忠薦公於世祖因以至大用其科
日起家傳中曾未之及也則其由微辟無疑舊志選舉甄列公
鄉舉中而制科之年又未詳著不審其果何所自來今志雖亦
仍之不敢妄竄然考於文度於義竊多所未安耳

邑中科日本朝順治年間四進士七鄉舉非特闔郡所不逮

中進士邢臺南和平鄉廣宗唐山各一鉅鹿內邱任縣各二
人邢臺廣宗鉅鹿內邱各二唐山任縣各三南和五平鄉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亦歷代所未聞 沙河進士宋代三元代三明代三舉
人亦無一朝十數年中至七人者 可稱盛

已康熙中壬子癸酉兩科舉於鄉者各一迨雍正壬子乾隆癸
酉舉於鄉者復各一計其科分乃並當甲子逢周之歲豈有數
存乎其間耶抑或偶然相值也

有御史某奏言沙邑赫山龍王屢著靈顯禱雨輒應者

聖特發帑金五十兩遣侍衛某至沙河繕新廟貌以答庶民
彰寵錫此乾隆癸亥春中事也雖曰神之効靈盛世特崇
而

乾隆十五年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發祭唐丞相宋璟之墓即於此
皇駕前發邯鄲時沙河水

勢方深注於縣之姚家庄注普濟橋注創設橋三座以渡冬十月

自豫回 慶十九日之夕 駐蹕梅花亭 親灑宸翰製詩二

章寫梅一幅並書文貞所著梅花賦一通 特頒以賜守二臣

敬謹勒石供奉亭中題邑 御道兩旁更樹棠梨地賦之

翠發注 泉壤而澤注 洵為注 德

梅花一賦乃文貞遊東川時作於沙河觀無涉也自墓左而因

建亭專建而因述賦 御書彪炳照耀寰區矣乃觀續前賢之

緒論亦有正採錄者因附著於此皮日休梅花賦序云宋廣平

剛能殺賊疑其鐵心石腸及觀其梅花賦清便高麗有南朝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香紀 雷

庚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又劉禹錫感權舍人書云昔宋廣平之

沉下簾也蘇公味遺為繡衣直指使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

之自是方列於文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為是賦

則蘇公未暇知其人耶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蹟然後為是文耶

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寧然猶用片語借說於先達之口庶其

勢而後驟首當奇詞碌碌者曷能自異此出全唐詩話

縣東北流村民王會壽注傳注必登魏就食朝歌有其生見

而異之注以資注會乃營厥京師泊復至山右之長子孫曾見

遇其臣注八海晉京於古注聚談投契披此注遂相注來注漢晉京

通會曰子相親曰注八海晉京於古注聚談投契披此注遂相注來注漢晉京

經卷付之囑其廣爲傳播引人入法門其教以日夕聚會不燃
燭點燈男女雜處暗室中炷香默坐名曰收元教會受之而迷
於不郡邢南內任諸邑及豫省接壤之武安曠轉煽惑其入教
男子輒以金錢助之而婦女則徂往恣其姦污約畧計之殆不
止以百數矣踪跡詭秘莫有知其好者會向和訪獲歸教之李
某通稟上憲飛檄旁縣登株擄根自是即弋獲王會於邢妻之
某村而其餘黨隣近諸邑悉先後繫至不旬日長子亦搢解赴
晉京來直晉京就執時受刑酷至昏厥顛即日殞命時督院臬
司本道諸大僚及正定順德彰德三郡守並集研鞠衆犯繪籍
上聞旋奉 諭旨以爲晉京所投經卷皆鄙俚之詞尚無悖逆

沙河縣志

卷之末 會紀

五

語句而入教男婦多在順德彰德一帶之地是王會寔乃罪魁
應仰法示儆餘被誘諸鄉愚從從究與仰曰 天好生之德
恩施格外蚩蚩者衆咸慶更生而王會一犯常乃立斃邢市受
一百四十餘杖氣始絕遠近觀者莫不翕然稱快時乾隆十八
年八月中起凡習爲邪說誣良左道惑衆者可以鑒矣

沙河內邱地多積沙乾隆甲戌夏兩邑未獲透雨制府方公恐
農功有妨遂以入告 命叢古侍衛巴雅爾詣順設壇祈禱
復發 內廷祈禱札達石供養壇中侍衛巴披發跣足朝夕繞
壇行數匝口誦咒語五月望日發 雨大降闔郡均沾夫以下邑
雨澤偶獲適期適是上 宸衷遣侍臣頒珍石鄭重回詳云

此自有史册以來承之或繼或斷 豈必載皮 天澤滋潤
膏流沛禾稼倍登小民何幸而生 聖人之世或膏蒙麻如是
其優且渥是時郡守華亭三公恭賦七律二章以紀其盛餘
臣 頌亦依韻敬和並勅諸員珉以當鑿壤而歌之錄焉
邑之疆土山岡露石平地積沙之區幾去其半其餘可耕之寧
亦瘠薄居多放幅員之廣濶視郡東諸縣有不啻倍之者自
賦較縮於他邑其由曠此

邑之四鄉西境最遠濶三分計之東南北三鄉止居其一而西
則具其二武安有邑城村者廣袤十里有奇土肥饒而戶殷富
遠出沙河諸村落之上錯列其間儼若一都會然審其地形惟
沙河縣志 卷之末 舊紀 三

南依武之山岡土壠餘三面則皆沙境環繞邑之册并馬后諸
地方居人赴縣往來必由以假道其村市集之所歸沙境鄉民
殆居十之八九故統沙一邑僅得質庫三處而邑城且有四焉
此沙邑之地雖曠而貧瘠滋甚者亦從可想見之一端歟

城南十里其壤故多沙磧前明中葉以降賦墾月積直如山豈
不惟地無可耕而行人亦需繞道通達幾梗塞矣入 國初除
地畝一千頃計糧銀四千兩各有奇誠 聖朝之曠典也迨至
雍正間山水瀑漲王家莊八里庄一帶村落俱被沖乃城南之
積沙亦遂為水蕩剝夷乎而南北往來之途復闕自時厥後年
年積累淤泥近者頗有土池漸可施人力稍稍墾植矣自吉天

行地美於南嶺巖巖如陵而谷今地猶亦將幾漢而無也
走沙幾近深定勢非若墳壙之土一成便可不易終難必
之却為良正也

深山中極高處鄉民間有結宇以居於此者如彭家社家陳家
王家諸腦是也其山巔之上石厚寸餘土可尺許逐層相積
碌斑然居人斲其石片即土以施稼穡顧遭雨水所淋其土
薄而淺不數年輒不任種則又去其下層之石以就下層之
而栽植焉固屬民勤爭地利於從來之所不到而其用力之艱
與事成之促君子觀之亦可惻然動念已

風土志所云西山有以石版蓋房者余見彭家諸腦皆然嘗即

沙河縣志

卷之末

晉紀

董

墾土所斲之石片也又山中所產玉穀甚鮮居民或以酸棗和
糠作飯或以蔓菁煮爛為糞糶之充腹度日其力苦貧亦云
至矣前食貨條內未詳及此後附識之

縣治及學宮基址前不可考就談今舊志所載如縣治大門以
內東為陰陽生房三間馬棚五間西為學房三間木鐸房二
間馬棚二間西隅為賓賓館門外左旌善右申明兩亭各三間
餘均為廢地樹立碑碣學宮則明倫堂後為教諭訓導宅順治
中為令繕修教諭宅六間並增廂翼各三間云云據此則康熙
年間其地址尚屬甚廣今縣治大門內外暨學宮明倫堂後均
廢民舍之為官基尚無幾不可復設學宮之論矣與民之愛

蘇其田來亦難據恐事遠年湮其閭之授受有非一姓者如蘇
蕭釐而復其故址或酌給遷徙之資或量積蓋造之值庶為一
長其平乎

雍正中城外積沙雜為大水所冲剝其洋洋一片四望盈眸
在乾隆之初尚後爾爾自嘉慶中公宰是邑導民栽種柳葉數
年來樹株叢茂布散青蔥當春葉時沙積之區殆幾掩去其年
矣不寧惟是相且伐其條枝編為筐篋以之用於家而鬻於市
為利甚溥余廣其意勸導鄉民於所村空曠之地相土性所宜
勤植樹果特未知將來之效何如耳

尋後有古槐一株談今告天樓記中稱其樹滿院者是也前

清河縣志 卷之末

香

三

人視其下有隙地或視之以為蕪蕪而不知其地自有謂一畝
而兩利獲也若無河竟被劫以去矣來見其根夫嘉慶之約廿
圍大其惜之而莫能續也乃另植槐樹三株於其地語云十年
樹木况欲如曩之暇日干霄者非滋養數百年之久詎能驟得
故既作二槐樓記附於藝文復述之於此深冀後來者之時加
培護焉

邑令古吳杜灝撰初民手輯

續述

纂輯志事斷手於丁丑春中決絀以來日積事增時移異時
其前所未核者或得之於考証而缺藝參漏之端亦復闕不
皆示可不筆而存之以備稽攷因不拘類次叢瑣雜書列後
異時之考訂且篇帙繁夥計即附於卷末云爾

余疑上河即盛流關河而未有盛流後考邢臺水利志中有葫
蘆套關即盛流關云云乃約然於盛流上河一派相承特因邢
沙各邑而名以異實非有二

沙河縣志

卷之末

一

蔡氏補正水經謂邢臺之百泉即澆水殊不足據按百泉正澆
東入南和而不涉沙澆沙之河渠上承邢水之流者惟葫蘆套
一河乃屬百泉之漏派其後有葫套之分支經流沙邑者則為
上河北二河之水雖澆沙澆均不入於沙河况俱從北而南非
自西而東必所謂從水東入澆之說固不合也

余自田戍來沙至丙子關三墩熟察沙河大勢止有近城及晉
通兩道而已其中間偶有小水渟行不過為澆池為行潦跬步
可涉別無尋丈咫尺之廣涓涓活活之流經月不竭者歷詢土
人僉云雍正八年以前晉通一河止由河心鋪迤南而下是秋
始決八里莊改其流澆澆歷及今是以志圖據所見聞繪述而

晉紀且深闊河寬十里之非是迨丁丑之夏大雨時降通達竟
詳深渠窪處悉成巨浸城南十里間水鄉強半矣戊寅六月雨
澤後近城普通而河中間遂添出溝渠數道水勢甚濶驟聞
幾至丈餘至秋未涸因悟雍正八年所決之流未必非即從前
之故道而舊河心處所八年以前所經流者或轉至後來冲决
演迤而致且名之曰河心必南北適均之謂不倚於一偏可知
即此似亦一証然則河寬十里雖非其實而就此十里之中或
决之此或决之彼遷徙不常勢無一定殆亦振古如茲者歟
後
謂社村新泰等村地居沙河之下游今之近城一河流經諸村
之北而下達南和余勘其村南一帶直至永平縣界處多係舊
沙河身緣五十餘里蓋最相承居民謂其地
為古沙河道今昔河流變遷靡定於此益見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二

東獲溝一渠不修者已廿餘年其流甚微幾有就湮之勢而走
渠與葫蘆套河交岔之處有橙槽一座既鮮水奔注遂亦日任
其圯壞不治以致下游諸村田野旱乏灌輸潦多浸淫從其所
自則由上流河身中盡種蘆葦壅塞水泉故也蓋渠之原泉正
派出自邢臺大厰村東而樓下村南復有順水溝一遺旁流入
渠俱在縣屬之北組村以北戊寅春余會同邢邑勸明地勢督
率兩地居民起除葦梗一律通派使河渠深廣其淤岔處過水
之橙槽亦復撥夫重築完固從此薛莊以下諸村悉復得泉流
疏衍稍沾餘潤矣
按現在亭湖之水一溝以下其已疏通其原
泉正派上流中居民樓作
地沒其河形者方申請
即意重開以復其舊

城南一帶廣栽柳葉民生多所利賴固已然亦有流弊之宜所
者則栽植河身是也蓋現在河身頗廣水落後與平地無別若
經栽葉下即淤泥泥既一淤水必旁瀉幸而雨暘時若河身中
雖稍有壅闕而發水無多猶可消納一值霖潦淤泥為梗勢將
橫溢四出而遍地皆成溝壑行旅往來動多阻礙矣小民狂利
目前且止知自為不顧其他此司土者所嘗時巡力察耳
學宮自定置志所載新加修葺外其他如大成殿旁兩廡櫺柵
簷額窗櫺盡壞而櫺星門下馬牌四圍垣墻東西坊樓以暨屏
壁臺階之屬多有丹雘未施者亦有殘缺未繕者皆一一次第
重為庀治自是大局規模苟完無闕而氣象頗亦煥然矣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三

縣治譙樓儀門亦重修整而東西兩角門則較前加擴輪轅從
可出入不必如向者悉由甬道

留養一局創興於制府方公每歲自冬十月間開設至來春二
月俾四方以及本地災黎得所依賴洵畿南第一善政沙邑局
中原項銀兩租穀已載入建置志內第局內自米鹽薪菜外並
備具綿衣衾被之屬歷年經費尚未敷動用余復捐養廉二百
金入局照列交商生息以供度支戊寅之春詳明各憲在案部
寒支給藉是可以消克

丁丑冬月間沙邑平鄉因繫囚越獄上憲檄飭各州縣圍圍垣
墻均須易土以墮以資防範工築之費許於辦公項下開銷余

懼公務繁多辦公一項現供尋常支應尙不給豈又能爲此額外之需且約畧所費卽罄一歲之辦公亦未足抵因乃擬翰已俸作始於戊寅春仲之上漸迄下旬而事竣以舊墻爲裏而四表周圍悉用磚實砌計費白金一百六十兩有奇有晒余之拙者余曰拙固余之本來面目也夫何晒

乾隆二十三年春雨少缺麥收殊歉仰賴天庥入夏雨暘時若秋禾頗屬豐登是歲義倉穀石余倡捐五十復勸紳士鄉民輸將二百六十有零統計四路倉穀現貯有二千二百餘石矣倉廩自添建八楹於北倉後閱今三十年莫之再舉雖歲有興修不過繕完補苴而已余審視南倉迤南一帶九楹其屋已老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四

恐爲風雨侵遂撤而新之擴而大之較前可多貯粟三百餘石計用材木瓦磚之屬及大小工作共糜金錢二百一十六緡不歛之民不勲之公皆節廉費以給之落成時戊寅夏四月也北郭演武廳相傳建自前明姬令自修厥後修葺者不知更歷幾手顧舊籍缺如未由詳考年來牆屋皆穿土雨旁風悉靡有敵余亟爲鳩工重整而甬道偏左復築一旗幟之臺與廳事相臨頗覺荒蕪頽敗之餘壁壘一新

署中自外及內散置大小砲位凡三十有奇考其由來詢之吏人不能悉而典籍又無可稽夫除戎器戒不虞古聖人之訓也謹聚而藏之府庫或不失徹桑徙薪之遺意歟

廣平墓前所豎者乃其先世之碣已詳誓紀中已卯就命移之
隙地而人立一石於塚以正其闕舛

燭然不滓坊乃旌表烈婦董氏者坊樹於北關留邊局道在
夫至有伏傭工於人絕無一樣之地橫止余因為營定通衢用
志 恩褒彰烈節兼以示風勵焉

新城村舊有市集賦輸課銀五十兩克城頭火夫工食倡議於
前里署台曰等詳准道憲允行並樹碑縣署門外余竊怪其輸
納太重欲裁汰之顧以公項所關未果會今春奉文清釐牙帖
凡菜果柴薪等行悉行禁止余查其地集場遠類是遂通詳請
革而款需城夫工食則自割廉俸以克其項後來之君子軫念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民運當必諒諸詳稿附錄於左
沙河縣為詳請勒石禁車集項
以心書一以心久事空言
社帖滋累小民現奉憲財嚴行查禁並令頒給牌以杜朋
等項即見病家念切立法周詳
謹遵嚴辦業將所屬私
查款查明擬行革除在案惟縣署新城一集向有集頭挑
運至至年赴縣納稅銀五十兩
出城頭火夫工食造後挑
等物於接項承充者年常該集頭完納
而城夫即行具領隨收隨放
不毫毫存貯縣庫
早願守其由
末始自康熙五十八年奉
內令道陳批
非勒石建碑
三王小心新城三村等
起集頭年
計款無休
前署令
火夫並無額設工食
分牙其令
獨克公為
彈爭止
食之計
斷歸屬
牙用之
新城集頭
請明於
照克清
經年久
遠歷任
相循沿為
故常習
而不察
為奉支
派底清
查甲
職何敢
以該項
車涉因公
遂不細
加詳察
定查該
集頭等
並無專
行名曰
說牙
實則抽
稅市集
中無雜
零至十
應以用
微物俱
抽牙用
是以雖
止一集
而納稅
致有五
十兩之
多當此
釐剔澄
清之日
豈容其
輩混清
况此處
稍一容
將或恐
開列集
故尤之
漸除將
該集頭
不得不一
體嚴禁
並勒自
張以示
永遠
除庶幾
絕風清
曉曉
畫一第
思城夫
工食在
所必需
向因無
項可支
原係承
辦里下

前縣令欲自開闢之需索然說此獨無免帶之舉今既將前項
 議除則工食銀兩無出甲必於民長計取復差絲毫派累情
 願每年捐養廉銀五十兩按季給散城夫以資公費如此則夫
 食不虞或缺而小民之積困庶幾與再查舊設城夫共有二十
 四名今止現存一十六名所支工食銀五十兩已足敷用今準
 聲明除已稟明太府奉直飭奉外合詳請憲臺俯准勒石以
 垂永久爲此繕由具中伏乞 聖鑒施行謹應永批據詳革除等
 語照議勒石永革仍候督憲批示敬待憲方批仰即轉飭
 勒石永行等事奉直批交工部知詳飭令按季給散此錄

舊志載前令馮君曾於城廣開闢種植柳樹今已蕩然靡遺矣
 蓋歷年既遠而縣城又經重加修築其廢固不足怪且濠中植
 樹逼近城垣易於攀陟似亦非設險以守之宜故今志遂畧而
 不述余相度城隍距河不半里而風起少颺年年果積沙堆
 幾與雉堞並峙因撥遣役夫萬馮使下而於積沙於近河之地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種柳一千有奇自此根株蟠結枝葉遠揚既可禦風沙而免墮
 池之日壅亦足固堤岸而遏河水之內侵較之從前培栽濠內
 者差覺有間至舊河心舖處所河道久湮一片荒沙瀰漫耕種
 樹果兩無可施亦復廣栽官柳千餘俾不毛之區有所滋息俾
 云貨不棄地其亦此物此志也夫 按向來道旁栽柳俱賣之類
地今於開墾之區佈種二千
餘樹自茲成活用可不窮不特添栽大路無庸復授材供即
數里荒郊漸次通運亦取之益如而由責胥藉蔗綠蔭矣

縣屬西山柴關處之崑川城亦宜墾可耕之地絕少聚處其間
 者自蘇戩戩果而弊益甚遂使訪聞邢武二邑山中有東省之
 人在其地放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蕩
 實邑中前此之無事也

蠶場之設如尹家臺黃岩寺皂角峪涑水池諸山谷皆是要求有如陰壑溝之盛者是溝在涑水池之北徑長數里許東距西濟西距石岩北距王峪各十餘里俱有大山間隔訪之土人相傳前明時有麻家莊村落坐內今廢已百餘年間無人跡矣宣統之秋涑水池王宋數姓村民在溝飼養山獐設有四場成鱗至四十餘萬枚廢棄之區幾同甌脫乃忽復滋美利此吾民勤之效也至誠之設場均可兩度而涑水池一場春蠶獨盛自餘諸處則多利秋蠶倘亦地氣使然歟

雍正間前令金堂趙君銘於邑中頗多所創建如先農壇忠義節孝祠倉廩義塚之屬以及營治九家北姐諸村稻田請訟龔

沙河縣志

卷之八

續述

莊王莊一帶冲地皆其率邑時事也秩官志中未及詳註又嘗有書於邑乘雖未有成書然今志所列人物康熙中以迄雍正初年數人大抵據依其所採善不可沒特表而識之

縣城四隅獨東南稍縮缺考其地舊有居民十數家依隍聚落名由僻莊雍正時因沙雁他徙今止遺闕壯繆一廟未沒云

沙邑為豫楚黔粵諸省朝覲出入商旅往來大道顧城南十里流沙無定忽則壅積如阜忽則坎陷成溝詢之父老數十年中塗徑已凡三易

始東由黃梁舖直北至縣康熙中結都諫本盛所豎指述石尚存繼西自驛通店歷周莊而入城之今則介處於中未知孰與古道為近然北之向時河心

一舖莊今大道開河今之大路當即從前舊道也

直境自磁州以訖良鄉衝區十數州縣皆有驛站比年差務繁
繁往往調撥驛馬協辦額馬既經出差驛地仍需供應勢不
不借資閭左惟沙河雖介衝途而驛站未設獨獲免此役焉
南陽村外有河灘荒地頃餘其中可施耕種者約畧殆半先是
中陽寺玉皇廟兩處僧人互競既復有文貞後裔斤生宋某冒
爭皆荒忽無據余悉黜之召募近地無業之家分承佃墾並出
租息歸入留養局中以弭爭隙且脫過水潦不時蠲除亦易不
致滋累小民也

邑中禁燕之民每多方援借規避征徭田村有孔姓者數十家
聚族而居自托湖里支派滕前令勒石學宮以免力役遂至百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八

姓怨咨偏苦余惟孔氏之在曲阜者自非派有執事尚與齊民
均役功令煌煌詎沙邑顧容有異遂曉諭諸孔姓恪循此例
編入村民保甲一體膺差非故有意刻求實欲聖人後裔咸知
為下不倍之大義遵王章亦即守法耳

有胡文保者本山西榆次人張某子因邑中胡大之妻張氏隨
父寓都門煥蛉文保為子遂占籍沙河冒胡姓會在部捐監例
應取地方官印結檄飭到縣余以胡大素貧窶若妻何由為子
納粟殊詫之又廉知非所自育且現居京師遂以宜就近向宛
平查明取結申覆事因寢無何河南邪教發覺忽奉軍機處寄
字蓋督督憲密札下沙邑查拏胡文保余乃就其戚屬窮究之

保踪跡則云前曾來此今計在豫省已過旬餘矣即遣役分途偵緝至磁州之北十里鋪適遇一人自南來形迹頗異據詰其係胡某否渠答云爾輩問若何為然之曰為伊納監事項奉上督催嚴迫本官業許為出請矣是以來尋覓無他意也渠輒取懷中執照示役曰此非是耶遂潛役詣縣蓋厥初倩人再四求余出結不允今聞已許之故欣然趨赴至役原不識文保持余詰文保之狀貌服飾乘騎諸色於其戚屬乃彷彿得之耳因即檻解京師九門提督衙門與胡張氏同日正法而胡大及諸餘黨亦遣發有差此丁丑臘月事邑中自前歲王會受戮以後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九

今復從他省事發駢首就誅可見左道妖言昏殃必至凡我民益宜悚然為戒無惑奇衰矣按胡張氏一名胡二引違自過於京師遂入潞安田老人教設會曰收錄假名為人治病研製飲錢等藥或近京如昌平州武清房山諸縣入會者甚夥田老人劫故張氏控其黨周三為田之後身設會如初復誘張姓之子為義子改名胡文保迨周三死後復又誑指周三靈光憑依文保身體種種詭惑或行逆詭秘人莫之覺也有張仁者素亦附和周三在河南事竣其徒圖五為之營救亦獲執法司窮治黨惡胡張氏母子乃始敗露明正典刑時邑中與胡大並遣黑龍江者有鄭全申池斌卓慶民而劉兵夫婦及傅進忠俱發縣杖懲示警張喻則解審時即繫於道此數人皆胡之戚黨為所煽誘而依附之者詔二縣概不深信矣

沙俗之崇儉固足尚已然猶時有味於制節謹度之風一試舉其一二言之獲殮較量恒以糠糲充糲而趨擊是就亦視沉

靡奢婚娶肅實不過止供蔬果乃饗會或又得用洋儀一

與失之縱情一更淪於越禮如斯陋習不可不使之力改
百姓愚而貪每喜建神宇以為祈福之地孤懸村外明則為流
丐棲息隱則為匪類藏身貽害地方特甚余業請於上官將一
舉而盡毀之或不可得而封鎖墮絕其潛匿斷不容已已
歲夏秋二稔鄉村婦女競趨田野名曰拾遺掇滯實多竊穗偷
禾田主遇之角口忿爭勢不能免彼則以調戲拉姦相互賴視
顏昧恥往往致訐訟於庭最為沉錮惡習折獄者尚諸聽諸
談君未嘗作令時曾有襄南書院之設夷考其處即察院廢署
今已改為倉廩余惟邑中絕少讀書種子非設有書院作興而
泮厲之其道無由發懷於此次矣顧建立需地經費需資兩者

沙河縣志

卷之末

續述

十

頗難畫厝未審克酬斯愿否也

聞諸友人云舊有壽蘇靈芝石刻在縣署廳事余至遍訪之皆
不可得豈前數年間改建廳事棄棄之他所耶抑不待其時生
已淪沒而無存耶否則曩者縣治中碑碣悉佐修築樹亭此石
既不有識者寶護之當亦不免爾

余師顧復初先生寅秋以書魯公言宋廣平碑後寄示大畧謂
顏書固足珍而重以廣平之直節剛方則尤增色尤為雙絕為
世之寶獨其文冗重無體骨意當時昌黎未起俗尚云爾然二
公之人文又當不以此為輕重 最為篤論謹節錄附此

沙河縣志卷之末 下終

此書中
排年